

消息

刊息周消半

6



羅邁與劉寧一

自王若飛秦邦憲等於四月八日遇難之後，重慶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因而更加繁重。尤以馬歇爾特使返渝，國共之間，關於東北停戰政府改組與憲草審議等，洽商頻繁，使周恩來等更忙於應付，因此延安方面最近又派羅邁與劉寧一兩氏赴渝。據報傳兩氏係協助中共代表團工作，是否正式參加代表團為團員，因此諷簡略，未便臆斷。

中共的許多重要人物，因與外間接觸不多；國內新聞，除中共區域而外，一向又少記述中共活動，因此他們大多不為外間所熟悉。例如羅邁兩氏，雖旅滬甚久，上海人就很少知道他們。羅氏是湖南人，二十幾年前他們與周恩來，都是法國勤工學校的學生，回國後就在上海參加中共實際工作，會做過多年的中共組織部長，是一個非常有才幹的人物。紅軍退出江西後，羅氏也是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一個英雄，到了陝北，才改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後來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他擔任秘書長，但仍不斷領導

邊區的文教運動及中共研究院工作。

劉寧一是河北人，一個師範畢業生，今年約四十一歲，他也是中共老黨員，在唐山負責職工工作多年，前後被捕六次，坐牢十幾年，最後一次是由北平解到蘇州，直到抗戰爆發，才從牢中放出，出獄時候，劉氏已是一個拆騰得半死的人。八一三後，他抱病在上海負責職工工作，後來回到延安，劉氏與遇難的鄧發一一樣，是中共有數的職工運動專家。據記者個人

推測：鄧發遺下來的工作，此後很可能由劉氏負責。

羅邁很富有湖南人豪爽的性格，並且為人曠達，在此後的協商工作中，他的材能將有充分發揮的機會。劉氏則是一個富於幽默的人物，在非常慘苦的囚牢生活里，甚至就是站在死神面前時，他還保有他特有的幽默，同他關在一起的夥伴，因為他的幽默而減輕了許多肉體上的痛苦。也許這不能作為劉氏的一個特點，因為美國名記者福爾曼在他們的著作中，即指出一點，即不論高級的或普通的中共人員，因為他們有着健全的信仰，因此不論在什麼時候，總是非常愉快活潑的。（幽風）

- 羅邁與劉寧一.....幽風
- 會琦梁鴻志唱和錄.....古董家
- 中共痛罵「大公報」.....剪髮生
- 南滿的「自由保障」.....敏
- 人民自由保障會成立了.....小宜
- 美國與延安的離合.....陳浩
- 記重慶追悼中共失事要員大會以美
- 上海戰後報業興衰錄.....馬路記者
- 妙對.....如
- 文化之寶.....安
- 送情參考集.....柳樹深
- 國大能在五五舉行嗎？.....于來

- 劉虎麟山談演軍.....吳朝
- 患難餘生記.....賴奮
- 無題（漫畫）.....米谷
- 兩個西班牙.....高弼
- 馮玉祥朗誦三國志.....航訊
- 今日之張家口.....張立
- 蔣主席到貴陽.....航訊
- 船畫在蘇北.....愚公
- 一舉兩得（漫畫）.....公華
- 重慶劇壇三跪錄.....田氏
- 每周劇影評介.....老觀衆
- 延安的市容.....默泉



會琦梁鴻志唱和錄

政協綜合小組四月三日開會的時候，爲了中共代表王若飛引證中統局印行的小冊子『中國各小黨派組織』裏面的一段話，說到青年黨領袖與偽政府的關係，曾經引起了一點風波。從這件事，鄙人忽然想起，謹從最近舊紙攤『接收』過來的一些『名人』書簡之中，找出了兩頁珍貴的文獻，那便是會慕韓先生獻給當時偽院長梁鴻志的『甲申元旦試筆』，和這位『梁院長』的『次答』了，恭錄如下：

『甲申元旦試筆』
易歲心期耳目新，時清無復海揚塵，七年病苦三年艾，一時花開萬樹春，垂釣漫勞求起涓，將興祇合聽於民，河汾講學饑風在，會見貞觀撥亂人。

敬呈
恩公初稿。

『梁院長』和詩曰：
『甲申元旦會慕韓有詩次答：
未忘身利日謀新，祇益莽絲長戰塵，因步危於庚子歲，老夫重見甲申春（前甲申之春，余始墜地），屈伸得失何關我，視聽權機本在民，天半岷峨產豪士，導江歸海豈無人。（慕韓蜀人）』

提起甲申，就想起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好像那時候還是抗戰最艱危的日子，而我們這位黨魁會慕韓先生，居然和『梁院長』酬唱起來，把當時的情景描寫成『時清無復海揚塵』，可謂一絕！最有趣的是會慕韓把自己當作『垂釣』的姜太公，把梁道看作『求賢』的文王、『撥亂』的貞觀，而『梁院長』也居然受之無愧，還希望這位『子牙』來『導江歸海』，懿矣盛哉！會公之『風格』也。（按：會琦上週在成都青年黨大會中以『風格』勉其黨員。）

會先生近年墨寶，做古董家搜羅尙豐，讀者有興，鄙人當徐徐而製版抄錄而公諸於世也。

甲申後三年，天昏地黑之日。古董家探於上海。



中共痛罵大公報

繼『駁蔣介石』之後，『新華日報』又在四月十八日發表

了一篇痛罵『大公報』的文章。這篇文章在陪都頗爲哄動，當天一到下午，這份報紙就是連黑市也買不到了。『大公報』以『大公』二字起家，抗戰之前輻起華北，奄有華東，抗戰後深入西南，蔚成中國唯一『民間大報』。這個報因爲前後兩任總編輯張季鸞王芸生都和委員長侍從室有密切淵源，所以對於當前國家大事，那件可罵，那件當棒，都能事先知道，所以有些時候『大且敢言』，頗爲讀者所擁戴。抗戰勝利前後，大公報與中共方面關係尙稱良好，第一次中外記者團赴延安，大公報以孔昭愷代表前往，在延安與中共方面杯酒言歡，並相約一俟時局好轉，『大公報』擬在延安另出分版。此後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大公報老板胡政之與中共代表董必武同行，感情亦頗融洽。日本投降之後，中共反對『一黨受降』，局勢嚴重，大公報不少譴責中共言論，但毛澤東抵渝，王芸生曾在館歡宴毛周，情緒甚爲熱烈。

但是，好景不常，十月下旬華北

內戰突發，『大公報』頗能預先知道政府決心，所以在一切黨報尙未發動之前，先來了一篇社論『爲交通着急』，大罵中共破壞交通，而且居然還用了一個『匪』字，作爲中央軍進剿的事先布置。爲了這篇社論，『新華日報』的少壯派忿忿不平，也寫了一篇回敬文章，可是此文發排之後，又被周恩來臨時抽回，表示不願意與『大公報』敵對。

不過中共方面的忍讓，還是招來了『大公報』的繼續攻擊，這才引起了今春政協前後的一次筆戰，可是那時候大家還祇是言語相嘲，並未破臉。而直到四月十六日（上海版十七日）渝週『大公報』發表了『可恥的長春之戰』這篇社論之後，中共機關報『新華』才狠狠的回敬了一手，十八日『新華』社論就是『可恥的大公報社論』。這篇社論開頭就指出了『大公報』『藉長春戰爭爲題，含沙影射，歸罪於共和中國人民，這樣來替頑固份子開脫罪名，並替頑固派派冤，真是可恥極了』，其中一段罵得最爲露骨，大可收入古今罵文觀止，特別抄在下面：

「大公報社論作者！東北是國家的。很好。請問你說的是什麼國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麼？還是中國人民的民主國家？在前一種「國家」之下，接收人員五千登錄，官僚資本大發橫財，特務橫行層出不窮，那裏發生的所謂「勝利災」飢民數目超過歐洲三倍，民族工業關門大吉，人民吃樹皮草根，漢口十個婦女中有一個妓女，廣州人肉市場「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煙。「東北是國家的」，東北難道是這種國家的麼？全國人民受了這種「國家」的苦，難道東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國慘痛之後，還要服服貼貼地來受這種「國家」的苦麼？中國可以有個好國家，其雛型已見於解放區，如果政協決議實施，全國就可



人民自由保障會成立了

小宜

人民自由保障會成立了，是四月二十日早上十時，在黃坡路五七二號舉行成立大會的，到會的，有律師公會、市商會、市婦女會、市教育會、記者公會等等「合法的」團體。單拿記者公會來說罷，三月二十六日的「大晚報」有這樣的標題：「記者公會，理監事今下午選舉，昨已內定？」旁邊註兩行小字：「昨日即曾發現名單，預先排定當選人名。」可見是「合法」之至的。

以照此雛型，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新國家，真真人民有主權的國家。不說別的，解放區裏至少沒有五千登錄的接收人員，沒有官僚資本，沒有特務橫行，沒有餓死的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難道東北人民和長春人民，一定不許沒有這幾件一黨專政的「國家」的「寶貝」，一定不許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則就算不是「國家」了麼？

最後，對於大公報搬拾特務份子牙慧，說中共軍隊以徒手老百姓當先鋒之點，罵得更利害：

「大公報這幾句話是負責任的呢，還是只當放屁放一放的呢？」「除了國民黨的「素有經驗的特工同志」辦的報上抄來之外，世界上找不出這種戰術。

大公報爲了要污蔑東北人民的民主聯軍，不惜寫出這樣的話來，把自己降低到一個特務機關報紙的地位，你在反人民這一點上，真真做到家了，真真殘忍到極點，無恥到極點！

此罵以後，截至此刻，「大公報」尚無正面回答，不過「大公報」上的消息，不管在渝在滬都變成了清一色的反共宣傳而已。（剪漿生）

南通的「自由保障」

四月廿二日文匯報上登出了一封南通十六個機關團體的公函，對於一月前所發生的南通慘案有所「解釋」，據說：一切都是共產黨的搗亂和中國傷。因爲游行請願是共產黨在陰謀暴

要跟上來。「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我們爲甚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爲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

這話實在是至理明言。有些人的確專在要發財。聽說中日戰爭時，存放在美國銀行裏的存款佔第一位的人，現在已經降爲第六位。不是他的存款少下去了，却是別人在更快的多起來。因此這些人把三民主義改變爲發財主義了。不過這不是人民，人民是要把它糾正過來的。

中山先生講到自由時，又說這樣的話：「因爲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

動，因爲共產黨「破壞交通」，阻礙接收受降「屠殺同胞」，因爲被殺被捕諸人是共產黨，所以他們的慘遭非命，竟是「死有餘辜」了。至於慘案主角孫平天則據說乃是一個「文化漢奸」，并由文化漢奸而變成一個「地方無賴」，把孫平天的爲特務謀害，變爲「被人暗殺」。且不去管它是真是假，那麼孫平天既爲漢奸，爲什麼當地司法機關不去檢舉他呢？爲什麼縱容他公然出現在地方上呢？

而更其奇怪者，在這信的具名團體中竟也有「南通縣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在內。

南通慘案像一齣戲，一齣在幕布後面自編自導自演的戲！（敏）

以大家都莫明其妙。但我們有一個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這句話。「昆明學生與教師和平平的在開會，關麟徵却打進去，把別人打死了，還說他有「階級的自由」，不羈自由，真是「放蕩」得可以，照此說來，南通的兇手也有挖眼睛、割鼻子、乘粽子、沉在江裏的自由了。

又照此看來，中國有些人不懂自由，祇懂發財，可能把自由解作發財。再進一步，很可能忘記了老百姓要活命的自由，而發展爲「開鎗的自由」與挖眼睛等等的自由的。現在不知保障哪一種？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國與中共的關係

陳 浩

延安美軍觀察組的取消，是上周末一條不小的新聞。美軍當局此舉儘管他們如何聲明沒有絲毫政治作用，但與中共報紙最近對美國的批評一併看來，還是很可注意的。

說起美國與延安的關係來，自然而然地就使人想起了故美國總統羅斯福。一九四四年，美國已在太平洋開始逐島反攻，中國大陸的形勢却處在大逆轉中。當年春，中原大戰迫得政府軍後退，第一與第五戰區實際上已全部淪陷，黃河與長江間的平漢路也被敵佔領。在五月至十月間，湘桂之戰，政府軍又相繼後撤，失去了湘桂鐵路。不久，瀘州福州也告淪陷。同年底，敵寇竟侵入了貴州。政府軍的後退，以及各地重要機場的喪失，使太平洋的反攻被迫推遲。因此美國政府在考慮到反攻中國大陸日寇時，就看向了華北與華中的中共解放區。美國軍事當局與史迪威爾將軍，當時曾一再強調美國應與中共合作，夾擊日寇；同時又希望中國國共之間，能建立更友好的關係，以便加強中國的作戰力。在這時候，美國輿論對中共表

示了好感，舊金山電台開始轉播延安與解放區的新聞，在紐約出版的英文大美晚報，也會建議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中共對於美國的態度這時候是甚為友善的。在加強對日情報工作和供給空軍氣象報告等理由下，美當局幾經向政府交涉之後，終於在一九四四年夏間，派出一個觀察組駐在延安，當其盛時，全組人員達一百人。這是美國與延安建立關係的開始。同年秋間，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曾代表羅斯福至延安與毛澤東會談。會議之後，毛氏曾有如下電文給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總統閣下，我要感謝你為着團結中國以便擊敗日本並使統一的民主的中國成為可能的利益的巨大努力」。同年十一月，羅斯福連任第四屆大總統，毛澤東又馳電致賀，羅斯福也有覆文，表示「我願意和中國一切的抗日力量合作」。中共與外國元首正式有電文來往，這是第一次。同年美軍當局，特地對美軍觀察組的包上校，在延安舉行授勳典禮，毛朱等均參加。這一舉動，被解釋為是美政府不願國民黨的反對而有意示好中共的表

示。因此一九四四年是美國與延安友善關係的黃金時代。

接着是史迪威將軍離職，赫爾利傾向重慶的氣氛越來越濃厚。美國與延安的關係，不免稍為疏遠；但美軍利用華北解放區作為反攻大陸基地的計劃並未放棄，而中共與美國關係，也依然相當友善。並曾先後營救了一百餘失事美機人員。雖然四五年間，曾有美國傘兵多人，事先未曾通知延安，竟先後在華北晉察冀與華中天目山一帶降落，中共認為有害主權，派出軍隊將其兜捕，但這些並未深刻影響當時雙方關係。

中共與美國的反臉，是在去年敵人投降後，美軍得赫爾利與魏德邁的指示，運輸並協助政府軍開入平津青島等地，大大幫助了政府對中共的軍事行動；打擊了中共在平津等地受降的希望，並因而誘起數月的內戰。這樣的延安方面，就開始以熾烈的字句痛責美國的干涉政策，而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也就發生了裂痕。赫爾利之被迫去職，應該說有一大半是由於中共的反對；由於中共的反對，使美國要用赫爾利調停國共爭端成爲不可能。只有在馬歇爾到達重慶，以政治的壓力促成了國內的停戰之後，中共對美國的批評才緩和下來。但馬特使返美之後，駐華美軍當局的無限限制協助政府運軍北上，以及美政府之始終以租

借法乘戰器等援助國民黨（中國是戰後唯一繼續獲得租借法案武器與其他器材的國家），並有美軍直接參予內戰，如最近美機的掃射四平街等，又使已緩和的關係重現緊張，中共報紙已逐漸從希望美政府的保持中立轉爲正面批評，這是中共與美國當局又一分離的表現。

在日本投降之後，美軍觀察組的任務雖已完成，但他們仍留在延安。那些留在延安的美軍人員，對中共也甚爲客氣。記得去年年底，毛澤東的愛女肺炎甚劇，奚頓上校特地送給她一些配尼西林，使她死裏逃生。每逢什麼節日，中共要員與觀察組仍互相酬應。本年三月二十九日，魏德邁下令觀察組辦理結束，該組負責人奚頓上校，也被調到上海，負責情報工作。此後，中共與美軍當局的聯絡，只好完全由執行總部負責，大約此後將有飛機一架，經常於十日開飛延安一次，交換各種意見與情報。美軍觀察組留在延安的若干物品，如房屋、卡車（七輛）、無線電、衣服等，在獲得政府同意之後，已送給延安，至軍火與照相用具等，則掃數載返重慶。從這些敘述看來，可以明白中共給予羅斯福以甚高評價的理由。美國與延安的關係，要重回到一九四四年情形，大約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後雙方間的關係，還是極可注目的。



記重慶追悼中共失事要員大會

王若飛、博古、葉挺等的遇難，給予中共以至全國人民的打擊實在太大也太突然了！聽說毛澤東在延安五天五夜沒有睡過眼；郭沫若在他的悼詩裏悲憤地寫道：

「誰個能够不哭呢？」

除掉法西斯魔鬼，就是岩石都要掉下眼淚。」

真的，除了法西斯魔鬼以外，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給他們以最崇高的尊敬和表揚。一個大規模的追悼會便在這個要求之下進行籌備了。發起人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無派的人士，爲了永遠紀念死者，許多人作了種種提議；有的建議發起籌集和平民主團結大學基金，有的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褒揚。

經過幾天的積極籌備，陪都各界追悼王若飛、博古、葉挺先生大會十九日上午在青年館如期舉行。

禮堂的佈置整潔肅穆，四壁上下掛滿了幾百對輓聯。祭臺上方是「精神不死」四個大字，臺上後方橫列着死難者的畫像。場內掛不下的輓聯都

掛到門口和街上，爭讀的行人很擁擠，一時途爲之塞。開會時間是上午九時，但一到八點半，人已多得滿山滿谷，水洩不通，有些與會者在早晨七點鐘便到了會，有不少住在鄉下的，爲了開會，前一晚上便先趕進城來。

追悼大會主席團有留渝的各方面政協代表和各界人士，總主席是政協會中國民黨蔣主席以下的首席代表孫哲生院長，主祭人是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表方）先生。

孫院長致開會詞，他首先指出：「王若飛、博古、葉挺二先生在政協、在綜合小組和在憲草小組中，他們的主張和見解雖非和其他的與會者盡同（這也是當然的），但是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態度和抱負，則是和我們完全一樣的，那就是：一切爲着和平團結民主建設的偉大工作。這個目的現在還沒有完成，他們便先我們而去了，但是我們絕不因此悲觀失望，這個目的是必然要實現的，因爲這個目的不限於黨派，不限於階級和地域，它是舉國一致的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實現這個目的，才能安慰他們的在天之靈。」

對於王等的功績，孫院長給予了公正的評價：「他們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生前的一分鐘一秒鐘都是爲這個和平民主團結的目的奮鬥，他們作了我們的模範，作了民主建國的先鋒和前導，他們尤其是我們國民黨的好友、諍友。」

周恩來先生報告死難者的生平事略。由於過份的悲痛和激動，他連聲音都變了。上台之後，他幾次哽咽說不出話，因爲正如他所說，對於他們，他知道得太多了，他們的死去，尤其是和他相處二十餘年的王若飛的死去，使他好像失去了鼓勵和幫手。周先生也提到四位美國機師，他們都是爲中美合作和中國的和平事業努力的，尤其是一位機長，曾經屢次送他往返渝延之間，已經服役期滿，因爲熱心而自動繼續工作。最後，周先生勉勵後死者以悲痛之心增加我們團結的力量，來完成死者未竟之志。

羅隆基先生代表民主同盟致詞，他向全場羣衆：向全中國人民大聲保證：「王先生，你去吧！我們對於堅持一部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任的政府的民主憲法，絕不讓步！」全場立刻報以持久熱烈的掌聲，達一二分鐘之久，他繼續說：「周恩來先生剛才說王若飛先生畢生的努力是要使中國通過黑暗迎接光明。假使我們沒有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國必然還要經過幾

十年的黑暗。將來的國民大會必須在團結和諧的空氣中舉行，假定不是經所有黨派和無黨無派大多數通過憲法而是由一黨一派去通過它，那末黑暗將永遠通不過的！」葉挺將軍的十二歲愛女揚眉在下次羅先生的眼疾康復後曾舉杯慶祝說：「羅伯伯，我祝你恢復光明！」這句話引起羅先生的感想，他說：「如果揚眉小朋友還在，我一定告訴她：『如果國家社會黑暗下去，就是有限睛的人也看不見光明的。和平團結就是光明，內戰分裂法西斯就是黑暗。我們要想通過黑暗恢復光明，就必須停止內戰，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實現。』」

邵力子王雲五先生也相繼致辭，邵先生以國父臨終的遺教「和平奮鬥救中國」爲大家勉。王雲五先生認爲王等的逝世是國家的大損失，他表示同意孫院長和周恩來先生的話，并懇摯地表示對死者的悼念。

死難者的家屬都散居各地，董必武老先生帶着紅腫的眼睛代表他們向追悼的羣衆致謝。

由政府以至朝野各黨派共同主持追悼中共的死難者，恐怕還是十八年來的第一次，它象徵着中國無論怎樣黑暗，必然要到達和平民主團結的光明的彼岸。

（以美·四月十九，重慶）



上海戰後報業興衰錄

並介紹即將出版的四張報紙

抗戰勝利後，上海報業已言「時事」「前綫」四家前經和戰前有了相當的變化。第一階段幾乎是清一色的黨報，姿態出現，內容頗佳，但曲高和寡，銷路不暢。接着便是紙價奇漲，排工飛騰，一連串罷容大同小異，編排雜亂無章。其中不屬於黨部和政府的，計有兩家，即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的「時代日報」，和美國新聞處主辦的「聯合日報」是也。三雄鼎立之勢。

十月十日有一張小型晚報「建國日報」晚刊出現，那是郭沫若先生主辦，夏衍先生主編的「救亡日報」的復刊，一時頗為哄動，可是在僑特派員的壓力之下，「建國」「聯合」相繼停刊，祇有銷數不多的「時代」勉撐場面。十一月「立報」「大公報」復刊，接着「申報」「新聞報」在黨部指導監督下復活，局面為之一變。「立報」「大公報」「申報」「新」四報四馬當先，其餘黨報相形見绌，於是「光華」停，「青年」歇，前期報紙「正」得住者祇剩「文匯」、「新民報在滬籌備最早，因

馬路記者

主其事者的趙某另有圖謀，一直擱到現在，社址圓明園路五十二號，發行人老板娘鄧季惺，總編輯趙超構，即延安一月吳祖光，現改由張慧劍担任。鄧趙均兩耳失聰，但新聞事業自擊重於耳聞，此三人均蜀中新聞健將，在晚刊中必能放一異彩也。

新華日報是共產黨機關報，在上海已經籌備很久，但至今仍未拿到中宣部核准執照，辦事處已定靜安寺路五八七號二樓，印刷所在北江西路某處，發行人潘梓年已來，並已向各主管機關拜客備案，總編輯章漢夫則尚在陪都，一時尚無來滬模樣，如時局好轉，或在五五國大開會前後出版。僑報在渝本為一不知名的週刊，在滬籌備，亦已日久，發行人社長朱培瑛，社址在泗涇路江西路口，聞此次將出版大型小型同名之報紙兩種，分別由兩班人馬編輯發行，也是上海灘上的新花樣也。



妙對

如

前年湘桂黔大戰，從長沙一直轉進到貴州獨山，流亡三千里，情形之嚴重，史無前例。廣西四境均為敵騎蹂躪，老百姓漫天風雪中，牽兒帶女，背行李，挑糧食，相率逃亡。迄敵寇黔邊受挫，方驚魂略定，在逃亡中，有人作一聯，文極工整，難民此傳彼誦，幾至婦孺皆知：

政府幾次播遷，「宜山」不宜，「都安」難安，不如「凌雲」直上，安居「興業」。

「龍光」照耀，喘息桂西。按：政府指廣西省政府。宜山、都安、凌雲、興業均廣西縣名，省府桂林撤退，曾先後遷宜山、都安等地。向華即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之別名。夏威係四戰區副長官兼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龍光指鄧龍光將軍。



文化之窗

★本市日僑遣送即將完畢，第三方面軍，所辦日文「改造日報」即將停刊，改出中文「改造日報」，仍由金學誠等原班人馬主持。

★蘇商英文 Daily News，不久即將停刊。

★渝記者專機抵蓉，新民報採訪部主任浦熙修女士，記者高汾女士，大公報渝版採訪部主任高集等均將於日內來滬。

★王芸生抵滬，徐鑄成辭總編輯職入「文匯報」。

★重慶「中原」，「希望」，「文哨」，「文藝」四雜誌的「聯合特刊」四期已出版，第五期已在印刷中，聞自第七期起將改地方性的綜合月刊，但仍以文藝為重心。

★星洲隨着日報的復刊，先後出版了各種刊物，大多數是雜誌型的，計有綜合性的：人民周報，風下周刊，青年周刊，馬來亞周報，國民周報，……期刊有大地，新時代，新



送請參考集

柳淺深

蘇聯「新時代」嚴厲批評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戰時所允許給菲律賓的諾言沒有實現。」對於獨立問題，這刊物說：「菲律賓到了名義上的獨立，實際上則美國完全控制了她的經濟。」

菲律賓的官紳們也許會這樣說：「這是誣蔑，俄國人不懂得，這是美國爸爸給我們的友誼的協助，在經濟上扶持我們，哪能說是控制？」

★ ★ ★

「法朗士的統治純粹屬於西班牙的內政問題。」

不久以前希特勒的統治難道不也是德國的內政問題？墨索里尼的統治難道不也是意大利的內政問題？日本的軍閥統治難道不也是日本內政問題？

★ ★ ★

英國十六位科學家被逼辭職：「若干實業家之高級人物，決心從我人方面取得其所欲者，然後將吾等踢出，余認為吾人在戰爭間已為大商人玩弄

於掌股之上。……現渠等已不復需要矣。」

中國固有「鳥盡弓藏」的老話，想來這等科學家有的發明殺人利器，有的發明了原子能，當初被大老板大政客捧得三十三天之高，等到他們的一些玩意兒落到老板們的手中後，他們就像煎乾了汁的藥渣，被無情地拋棄在路旁了。

能够發現「吾人已為大商人玩弄」，總算不差，要是這一點也想不到，科學發明家真是狂稱為發明家了。

也許他們過去曾自傲於「純粹科學研究」，如同文學家自傲於「純文藝」吧？

★ ★ ★

大公報駐紐約記者楊剛十日的專電說：「美國民衆想到的問題是：美國已經減少糧食的消費，現在中國民衆怎樣努力去救濟本國的饑饉呢？美國民衆要知道：中國自己怎樣的努力？」

我擔心美國民衆已經完全知道了我們的秘密——不，我們大人先生所不准「外揚」的

「家醜」。譬如救濟物資運到上海，船上的貨無法卸下，因為這裏的倉庫都堆滿了麵粉、棉布、五金、罐頭、奶粉……連一只針也放不進。於是原船退回！也許美國民衆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倉庫中已經霉爛了大批物資，連計算也計算不清。

也許美國民衆已經知道我們的倉庫不能接收，一接收就像烟一樣消逝了。也許美國民衆已經知道我們正在進行戰爭，製造災荒。也許他們已經知道他們所加工製造出來，用以打擊法西斯的租借物資正在殘殺中國的百姓。

中國自己在這樣努力！這是一個並不驚人的答覆。

★ ★ ★

某報短評謂：「周遊佛海住宅內四日晚間突來匪徒五六人，將周之私人小包車兩輛開出門外疾馳而去。……但是這幾位仁兄，未免比有些「處理敵產的接收大員的手快了一點。」

這位評者似乎遺忘了當今世上許多事情的最重要的一個分別：「合法」與「不合法」。

★ ★ ★

報載：「廣州」廣東各界籌備歡迎蔣主席來粵籌備會」於五日分函各機關學校團體，主席來粵時，規定歡迎旗幟一律為高一英尺，寬一英尺六寸的三角彩色旗，每人手持一枝。上書口號標語，須照該會規定。」

以劃一尺寸的旗幟來歡迎蔣主席，這是很合適的事。這裏我僅僅有一點點補充意見，送請籌備諸公參考：

該項旗幟所規定之尺寸似無用英尺制度之必要，為強調民族國家觀念起見，似可改用市尺，以正視聽，國家幸甚！

★ ★ ★

美國運來的活動房子幾千幢已運到南京，尚未配搭建築，已經失竊了一部份材料，致一時搭不起來了。

在我們這國度裏，失竊的規模可能大至整個倉庫內貨物，或幾十幾百輛的汽車。派了幾輛卡車來偷些布匹之類更不足為奇的小事體。因此，即使將來配件齊了，活動房子幾千幢一齊搭成功了。安知不會僅僅一夜工夫，全部失竊，幾千幢房子「自行失蹤」？一般百姓享受不到，全部落入某某的袋中？

× × ×

民主青年、衆生相、學生、華僑生活……屬於政治經濟的有華僑經濟、羣衆（皆半月刊）屬於畫刊及電影與娛樂的有六七種……也有黃色的……此外單行本的「抗日英雄在桑南」「血仇」及馬來亞的「今日與明日」（胡愈之著）等……真可說是兩箇般表現馬來亞文化國地的繁盛。純文藝刊物則祇有「南方文藝」一種，於十五年底創刊。當地政府的一九四一年殖民地舊法令又重新頒佈了。諸如印刷法令，新聞紙統制法令等。這樣，很多的刊物便受到影響，「印刷業公會」「寫作人協會」，曾開會抗議過，但至今這法令還沒取消。同時，由于北馬時代日報文字獄的影響，聰明的印刷館老板，據說為了「避免麻煩」，便有私自檢查稿件的事——做了「代理」檢查官——總之，印刷條件是愈來愈壞了！

★ 茅盾於上月十六日由渝飛抵廣州。原擬去港。聞現已改變計劃，即將來滬。住屋已由友人代為覓妥，前某刊所傳「永祥印書館」為茅盾先生準備房屋一幢，全非事實。

× × ×



從國大的房子說起

千來

五月五日能開國民大會麼？

前幾天報紙上天天

可以看到政府方面籌備

國民大會的消息宣佈：國民大會會場如何寬大，如何美觀，設備又如何齊全，使得許多為房子問題而着急的人羨慕不置！

但光有了會場就能夠開會麼？南京的國民大會會場是在十年前就已築好的。抗戰期中，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當局宣佈次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於是立刻動工在重慶名勝之區——浮圖關（現改名復興關）起修國大會場。到期國大却並沒有開，可是房子却已化了不少錢蓋成了。民國三十年敵機轟炸重慶，把這房子炸毀了，國大自然更不開了。

政治協商會議中已經商妥了召開國大的辦法。按照這個辦法，召開一個代表各黨各派社會各方面的國民大會，來制定民主憲法，使民主憲政可以開始。但是政治協商會議以後，政治上又發生許多波折。內戰繼又復發，改組政府又沒有能實現，有人還想把政協會議決定的憲草原則全部推翻。而且連國民大會有多少代表，是那

些人，又發生了問題，在這情形下，有了房子，也還是開不成會。

說起政協會中國民大會的決議案，值得來說說當時的情形。當時在政協會中討論五個議案的小組中，國民大會的一組進行最困難，別的小組已完成了協議時，這一組還沒有結束。當時爭執的問題是十年前「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國民黨說：非有效不可。其他各黨派說：時間已隔十年，斷不能認為有效。雙方爭執不下。後來大家先決定了一個原則，是這屆國民大會的任務只是通過憲法，憲法通過後就解散。同時政協會的憲草小組已經決定了憲草修正原則，於是國大代表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可能。各黨派做了一個讓步說：「我們絕不承認十年前的舊代表真正是人民的代表。假如國民黨堅持要他們參加國大，我們只能承認他們是由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人選。因此其他各黨派也應有權提出人選」。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共要求佔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額，因為有這個數目才在國民大會中有否決權，可以阻止不民主的憲法產生。當時還有一

個問題也是有爭執的，那就是在十年前國大組織法上規定國民黨的中央執監委員都是國大中的當然代表。其他黨派反對，國民黨方面堅持。協議結果，各黨派都可派黨派代表參加國大。既然有了這種協議，問題就是規定數字了。這費了代表們很多腦筋。單看政協決議原文還不明白，報上也未詳細發表，我們不妨來詳細一說。

十年前的舊代表額共一千二百名，但當時只選出了九百五十人，還有二百五十人空額。另外又新增台灣東北各區域代表一百五十人。國民黨和中共議定，在這四百人中有二百人由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內選出。此外可增加七百名「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最初有個提議是國民黨二百三十人，中共二百人，民盟及青年黨各一百人，社會賢達代表七十人。但是包含三黨二派的民主同盟和青年黨一樣數目自然不公平，青年黨却又口口聲聲自居為第三大黨，無論如何不願比民盟少。最後國共二黨願意各讓十席與民盟，青年黨還憤憤然表示不肯甘休。

這使得國民黨的張羣火起來了說：「我們大家都同意了，你不同意也只好如此。」——國大代表數目就是這樣決定了。一共二〇五〇人，其中中共 and 民盟方面共佔五百二十席。事後也有人批評，中共民盟在國大問題上讓步太大，這個決定是五項

協議中最不好的一個。但各黨派爲了求民主憲法順利地產生而做讓步，這番苦心也是可以鑒諒的。但不料協商會後，有人不備企圖推翻其他各項協議，連這項決定也要改變，又圖把代表總額增加三百五十名，共爲二千四百，好把國民黨的現任立法監察二院委員和御用參政會的全體會員都攆進去。於是中共民主同盟方面表示，假如總數增到二千四百人，那麼中共、民主同盟要在這中間佔六百五十人，而當局只答應六百。這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既然許許多多問題都沒有解決，國大自然還是緩開爲是。最近透露出來這樣一個消息，說是當局預備在五月五日舉行國大開幕式，然後休會若干時再說。——這顯然不過是裝面子的辦法。不去解決實際問題，面子縱然粧得好看，有什麼用處呢？

消息

半周刊每週
星期日、四出版

編輯人 宋明
發行人 謝成志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二二弄十一號
電話掛號：
本報法幣貳百元
本刊在呈請登記中 三七八二（飛）



調虎離山談滇軍

吳 朝

提起雲南軍隊，如果不健忘，總記得台兒莊一役，那時被稱為「水烟筒兵」的就是他們。他們被譽為「饒勇善鬥」的部隊，這句話如果是說雲南的兵士是百分之百符合，說他們的組織力量，就未免有點過譽了。

去年九月初雲南省政府改組龍雲主席下台，這是最好的說明。當時，每個雲南兵士都有點憤慨不平，可是雲南部隊的官長們却拋棄了自己的部隊躲在城裏，於是雖有「數處衝突」，結果仍舊接收了事。那一次死傷在無辜中的雲南兵却不在少數。

雲南兵士生長在山野裏，個個體強力壯。同時，因為龍雲在任時很注意士兵的營養，比起駐防在滇境的「國軍」，那種骨瘦如柴、滿身病痛的病情形來，不可以道里計。

記得在去年七月七日，昆明會舉行過一次盛大的檢閱，其時何總司令應欽任總檢閱官，龍雲任副檢閱官，受檢的隊伍，有全副美式裝備的鴻翔部隊（降落傘部隊）半美式半中式配備的第五集團軍，半英式半中式配備的緬甸歸來戰士，還有半法式半中式

配備的雲南軍隊。在這個配備五花八門的整個檢閱行列中，大家都一致讚揚龍雲大兒子龍純武的部隊最精壯，精神最雄糾。而所謂「國軍」的部隊就在檢閱的時候，也有落隊的士兵。

滇軍的組織份子都是雲南子弟，他們酷愛鄉土，他們憤恨外來的任何壓力。他們駐防在滇境時，不聞有雲南省府改組的事情，當勝利到來時，滇軍奉令開拔越南接受敵人投降時，不到匝月，便有杜聿明部隊所「光榮完成」的雲南省府改組。

當時杜聿明指揮他的部隊切斷滇越鐵路，以防滇軍返境，一面以坦克車橫馳昆明市區，包圍省府所在地五華山，龍雲便被半綁架地步下五華山台階，登機飛渝。

越南受降完畢後半年，滇軍仍未奉令返防，據聞當局對此頗有考慮，有古語為證：「服虎容易縱虎難。」於是滇軍長駐越南。

最近雲南日報四月十四日載：「第一方面軍所轄九十三軍全部已抵達廣東安縣一帶，在粵尚有一月之勾留，五月間即開赴東北。」此舉倒是

一舉兩得，既可「維持滇境安寧」，更可「收復東北」。

同時，昆明出版的大眾報四月十五日「大眾生活」載：「駐越國軍某軍官回昆談」。內容如下：「我們得回到昆明，……真是幸運。因為當年沒死在日本鬼子手裏，倒幾乎死在自已人的手裏！我親眼見着我們一道回來的同伴，三個五個地被拉去槍斃！用刺刀戳死的更慘。……他們不敢打日本，只會消滅自己人！唉，××黨只有獎勵貪污、卑鄙、殘忍、沒有人性，……現在誰又在要我去打內戰，保護他們一直貪污、地盤……滾他媽

（上接九十五頁）

筒。這些劇團並不是存在想演戲，目的很明顯，除了搗亂以外，就是想藉演戲賣身投靠或攀龍附鳳。於是，重慶的劇場，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簽合同，戲是越壞他們越演得起勁，在後台打「沙蟹」，到外面狂舞，弄得一些意志不堅定又窮了那麼久的演員們，爲了錢不得不和他們合流和合作。其中有一位余師龍，自己改了一個外國戲，自己當導演，排戲的時候因爲馬馬虎虎，到上戲的時候，演員臨時怕

場台不肯幹，一位綽號色迷迷的女演員劉琦，就是堅決不肯演的一個。據劉琦說：「導演根本沒有排演過。」據余師龍說：「我排演的時候，她去

的，老子要登個報，脫離××黨這個糟糕的集團，我要做個自由的人！」

讀此文後，我倒深爲在東北的清一色「國軍」擔憂：第一、現在東北「國軍」已被所謂「名目繁多」的「雜牌部隊」打得難於招架，如果再添加一支「雜牌軍隊」在「國軍」內部，豈非內外夾攻，未必對「國軍」的接收有何贊助之處？第二、曾在雲南負責「調虎離山」的杜聿明將軍現在東北指揮軍事，這些被他擄棄到越南去的滇軍，現在仍要由他來指揮接收，滇軍是否甘心接受指揮，這也是個值得考慮的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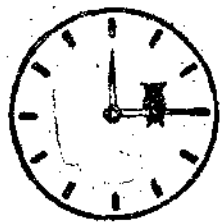
跳舞交際沒有來。」這樣僵持了一兩天，解決不了，余先生也效法應老板了，朝着劉琦一跪，孰不知劉小姐來個相應不理，弄得余師龍老羞成怒，在報上大寫文章發牢騷，劉琦亦不甘示弱，兩人一來一往的，什麼結果都沒有。只是讓人家知道了那些「凱」字輩劇團究竟是些什麼玩意兒罷了。

（完）

代 郵

沈從淵、保路生、張秀英、汪德如諸先生：你們從家長的切身感受中，反對徵收二次學費，要求減少軍費、增加教費的辦法。意見甚是，希望有更具體的材料寄來。

編者



患難餘生記

卷一

後來李宗仁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大半天。他們的抗戰情緒都非常高，但因為西南和中央仍處於敵對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我對於國內外形勢及全國必須團結始能禦侮的意見，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見過，但是他們直截爽快，我們一見如故，尤其他們因為主張抗戰，談話易於接近，雖則李更直率，白較深沉。

後來幸而由於全國民衆的實際要求，全國輿論的呼籲督促，不但西南問題終於和平解決，即國共戰爭也得和平解決，於是內戰終於避免，民族統一戰綫終於形成，抗戰才得實現，這雖是某些妥協陰謀派所疾首痛心，却是全國愛國同胞所賴手慶幸的。這決不是一二「腦壳」或少數人的「腦壳」起了什麼神祕的作用，而是全國民衆的實際要求所反映。能符合這種反映的主張或言論才有力量，否則無論你如何自信神通廣大，無論你怎樣賣力鬧倒車，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辦報刊物的經過，我不由自禁要很沉痛地紀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時我就稱呼他「永德」，因為他真是我們裏面一位小弟弟，死時年齡才二十歲左右，如果他親耳聽我稱他做「先生」也許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週刊社公開考取的第二個練習生（後來生活書店規模漸大，一考取練習生，一次就是二三十個，最初規模小時，每次考取一兩個而已）來時年才十四歲，沉默寡言，勤於學習，業餘自修非常勤奮，所以進步非常快。對職務忠誠切實，富責任心。我辦大眾生活的時候，他就擔任助理編輯，同時相助辦理文稿。你看他那樣年才十幾歲的小小個子，他的學識由於數年間的自修，已超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準，他的辦事經驗由於數年間的訓練，也豐富純熟。每期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位同事幫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各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口授答覆要旨，他寫作已很純熟，常識尤為豐富

，每日持筆作覆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辦得妥妥貼貼，視為常事。有種青年容易犯一種毛病，即知識稍有進步，即虛驕之氣逼人，實際上由此阻止了自己的再進一步。永德剛剛相反，他愈求進步愈不自足，愈虛心。他對事能從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瞭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態度，因此許多同事對他都敬愛。

這樣進步可愛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樣竟被特務所注意，特務魔手的暗影已漸漸向他籠罩過來。我知道他在上海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赴香港辦報的時候，就叫他隨後也來香港。生活日報開辦之後，他就擔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編輯（該刊由我主編），他的知識和辦事能力比前更進步，而尤其使人感動的是他忠誠於職務不怕麻煩不怕勞苦的精神。我們在香港辦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買不起捲筒機，是租用大紫日報的機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須和別人分用，所以相當吃力。為着生活星期刊的編排印刷，我們兩人常須共同工

作到深夜，還要到印刷所中親自照料一切，幾次的校樣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臨時閱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勞苦，却常常顧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過於疲乏了，便在深夜勸我先回，說他可以久留一些時候，不至誤事。我雖疲乏，對於工作的興趣却很濃厚，往往他催了幾次，我還不走，但是他總是時時關心，屢催不已。他那樣忘己地工作，那樣誠摯的愛護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遠不能忘却。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報只得暫時停刊，但生活星期刊却仍繼續辦。永德不久也隨着到上海，特務的魔手暗影對他愈逼愈緊，層次到辦公處來尋覓「王永德出來談話！」我們以為他應該暫避，剛巧杜重遠先生要找我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編輯獄中筆記，我們就請永德暫時在家裏做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煩。這件事在他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我一建議，杜先生就贊成，他也同意。

永德把這本書很週到地編輯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閱，不料不到幾天，我忽聽說永德患傷寒症躺在醫院裏。我趕緊跑到醫院裏去看他的時候，他人已糊塗，耳朵幾乎失聰，眼睛幾乎失明，瞪着眼睛望着我一聲不響。我想不到一個活潑的青年幾天不見就

成了這個樣子，同時想到他近來的淒涼身世，不禁悲從中來，含淚附近他的耳朵問他道：「你身體覺得怎樣？我是××，你認識我嗎？」我樣問了好幾遍他才轉着模糊的眼珠，含糊呼我「×先生，」接着就問：「杜先生的書印出了沒有？」永德的富責任心，於此可見！雖在這痛苦的狀態中，他對於未完全完成的任務，還是念念不忘的。

這個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寶貴的生命終於無法搶救回來，殞殮的那一天，我和許多同事都親自送他入棺，失聲痛哭，步行隨着他的靈柩到蘇州河旁，看見他的靈柩抬上一隻船，準備回常熟故鄉安葬，我們排列着向他鞠躬致敬，慘然而別，從此便和永德的軀壳永離了。

永德的軀壳雖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進步文化事業，進步文化事業是集合許多人的心血努力而一点一滴地造成起來的，凡是在這裏面參加過或用過力量的人，對進步文化的總成便是盡了他的那一部份的力量，他的成績便融合在這總成果裏面，不會白費，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戰士的武器——還有無數同志會繼續不斷的幹下去，不但力量不會白費，即繼續性命也不會中斷的。當然，這裏指的當然是進步文化事業，有益於大眾，有益

於革命的文化事業，只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才能隨着時代而同進步，（就另一意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

從這個意義說，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雖則他在世間的時間太短，給他貢獻的機會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爲一個更完備的更熟練的文化戰士，如今都屬無望，這未嘗不是進步文化界的一個損失。我爲着這個文化戰士的天折，想起他的苦戰的精神，他死後我在編輯室裏獨自辦公的時候，爲着他哭了好幾回。但繼而細想，永德的天折，雖由於病，而黑暗勢力的逼迫摧殘，逼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爲他哭，有什麼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應該更堅決的更英勇的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和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

戰鬥。我遇到困難而不退怯，雖在流離顛沛艱苦危難之中而不爲不義屈，在這樣的時候，我每想起爲着進步文化而艱苦奮鬥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戰精神，——直到今日，還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營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獄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蹤」中——這些文化戰士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憤悽切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氣和決心。當這樣的時候，一面我固然深深覺得不應該放棄自己應盡的任務，而同時深深覺得

我不能辜負他們，我應該如上面所說的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對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奮鬥。我應該「戰至最後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純潔、忠誠、英勇、勤奮、同志愛，將永遠遺留在後死的許多同事中，將永遠感動激勵後死的進步文化而努力的許多同志。就這個意義說，永德的軀壳雖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關於第二次流亡的前後情形，大略已談過了，最後還有一個小小有趣的註脚。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來，願陪伴我赴南京一行，當時不去的決議是否正確，在三年後無形中得到間接的證明——證明當時不去是對的。原來大家認爲有杜老板「保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保證却也難說。吳老板（稚暉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會經拍胸脯担保過護送李濟琛先生赴南京嗎？後來李先生還不是仍被蔣先生扣留下來。我在國民黨或蔣先生看來够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來也不見得比得上吳老老。但是在當時也有人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發生。三年後我在重慶，張岳軍先生（羣）有一次和我談話中無意中提及說：「你們大家應該好好地地和蔣先生合作，蔣先生實在是非常重視人才的，那次約你赴南京面談，就因爲陳

布雷先生太忙，要請你留在南京帶帶布雷先生的忙。」我聽到這番話，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來有做「陳布雷第二」的希望！我自問够不上什麼人才，但在蔣先生方面也許如張先生所說，是出於一番好意，似乎是不識抬舉。但是就我當時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看來，就我當時在進步文化的崗位看來，誰都看得出這是等於扣留或軟禁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扣留，還只是消極的做階下囚而已，一經「抬舉」當須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當時的所謂「睦隣」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國運動的文件，我將怎麼辦呢？所以結果比真正扣留更糟糕！

「陳布雷第二！」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對這個名詞作何感想呢？我說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這不是空話，有文爲證。我在生活週刊上曾經有一篇專訪陳先生而記述下來的文章。把他的爲人介紹給有志的青年朋友。當時他擔任上海時事新報的總主筆，程滄波助他寫社論，潘公弼先生擔任總經理，我擔任祕書主任，我們幾個人都很談得來，私人友誼都很好。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爲筆名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



兩個西班牙

高弼

在歐洲的國際鬥爭中，西班牙已經成了一個劇烈爭執的問題。回想十年以前，即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西班牙內戰爆發，佛朗哥帶了法西斯叛軍進攻瑪德里，這內戰一打三年多，法西斯勝利了，但歐洲的大戰終於一發而不可收拾。

十年來的世變滄桑，也真是大得可以：墨索里尼被槍斃了，希特勒死於亂軍中，德義大大小小的法西斯頭目，都在拘押審判中，想不到這個法西斯小升佛朗哥，還有在歐洲舞台的一角迴旋之餘地。這真要使人感慨萬端，為這次大戰中的千百萬死難的反法西斯軍民叫冤。

許多人也許還不知道，現在西班牙已經有了兩個政府。一個是盤踞在瑪德里的佛朗哥政府；另一個是流亡在國外的基拉爾共和政府。佛朗哥的法西斯政府，大家都已知道，他是建立在三位一體的基本上的

但是，就在去年春間，美國方面許多同情西班牙民主鬥爭、痛惡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人士，却起來對西班牙的共和政府，恢復組織。他們在墨西哥的一個小地方重建西班牙的共和政府，推定基拉爾（GIL）為總理。基氏是溫和的共和黨人，在他的領導之下，聚集了西班牙所有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甚至反佛朗哥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在內。這是新西班牙的聯合政府的基础。

基拉爾的流亡政府所以能在墨西哥而不在美國成立，為美國對於佛朗哥政府，還是維持着外交關係。不過，去年基拉爾到美國，曾經和副國務卿艾乞遜見面過一次，發生了一次非正式的關係。從去年四月底的舊金山會議開始，國際間對於佛朗哥政權的反感，一天天加強。舊金山會議和後來的波茨坦會議，兩次都聲明不准佛朗哥的西班加入聯合國組織。但不幸的是從去秋戰爭結束以來，英美對蘇聯的關係，相當惡化，蘇聯支持進步的新歐洲，英美似乎有在支撐反動的舊歐洲，因而佛朗哥似乎也

很受倫敦方面的愛好了。十年歷史一循環，政治家胡塗至此，真是不堪回首。

基拉爾的流亡政府現在已搬到法國，準備在佛朗哥政權倒台之後，立刻回國去。法國人民痛恨在戰爭中所受的苦楚，痛恨當年張伯倫連拉第的緩靖政策，堅決主張各國對佛朗哥絕交，支持西班牙民主政府。這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法國、蘇聯、波蘭和墨西哥，是支持這一主張的。想不到英美還是反對和佛朗哥絕交，使這個法西斯小丑得以苟延殘喘下來。

現在，蘇聯、波蘭、南斯拉夫等國，都已正式承認了基拉爾的流亡政府。兩個西班牙，又成為今天歐洲民主與法西斯鬥爭中的中心問題。這次安

全理事會討論中，我國代表郭泰祺表示中國對於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本來沒有承認過，所以不願表示意見。這是模稜兩可的辦法。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有西班牙這個國家，就應該有個政府；不承認佛朗哥，就得承認基拉爾。西班牙的人並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啊！

馮玉祥對蔣主席

朗誦三國志

記者日前特去訪問馮玉祥將軍，叩詢他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他以為最近的逆流終不會長久，民主的潮流是擋不住的，誰不願意也不行。談到以後的問題，他以為什麼事都不會像刀切似的一樣齊的，像中國的交通工具，從雞公車、二輪手小車、馬車、汽車、飛機，一直到空中堡壘一樣，形形色色是不能劃一的。記者因聽說蔣主席在去貴陽前，新華日報刊登了解放日報的社論「蔣介石」以後，會約馮將軍去暢談了一天一夜，交換了許多對政局的看法；馮將軍也提出許多意見。遂問馮將軍這個傳聞是否屬實，和他們談的概要。馮將軍笑着點了點頭，沉吟了半響，避開了正題的說：「談得太多了，我告訴你個故事吧。我們談了話，一塊兒乘了船過江到重慶來。搬了一張藤椅，坐在船頭上。風濤很急，我給蔣先生念了一段詞。風很大，蔣先生把耳朵湊過來很仔細的聽了，我們都笑了。」馮先生所引的是三國志演義首頁上的



今日之張家口

張立

張家口有人口十七萬五千，大部分對共產黨本來十分陌，但共黨開始統治以來，官民相安無事。

中共接收的方針是力求生活安定，生產不脫節，所以工業機關門上都不見封條，只聞機聲轟轟，終日有原料與成品出進。

張市收復後，只七人被殺，其中包括偽市長、偽副市長、偽商會會長與偽軍司令（李守信的部下）一個個都當衆槍斃，大快人心。

在政治上說，張家口現在是中共於解放區建立的一個最重要的中心。從延安到哈爾濱已可通行無阻，張家口就是中途的大站，中共在這裏設有政治局華北分局，它向延安負責，但對冀察熱遼遼廣大地區的統治有極大的自決權。

察哈爾省府也設在張市，省府委員中共只佔三分之一，

委員中有民族資本家一人，並兼任建設廳長，照樣西裝革履，出入有汽車。

開工工廠中規模較大的是橡膠、火柴、烟草與水電廠。早晨八時，各廠汽笛長鳴，頗具緊張之感。香烟廠每月出烟一千七百萬支，大部由政府收購，運往東北與延安，其餘供應當地市場。

全部工廠中，政府只要求規模最大的龍烟鑛與宣化電廠由官民合營，其餘悉歸民營；中共為接收工廠設有工礦管理局，敵偽工礦產業大都標賣與私人經營。

造紙廠有三架機器。目前開工的一架每日產紙三百令，其餘兩架因機上毛毯已破，不堪使用，正派人往津滬購物。造紙廠廠長為一位懂機械的老布爾雪維克，副廠長是燕京大學一九三七年化學系的三年級生，這次初接手紙廠工作，因

此會購備一本商務版的「造紙學」參考。

氫氣廠、橡膠廠等都還留用着一名日本技師，他們的薪水較廠長尤高，廠長每月小米五百斤，日本技師有八百斤之多。

氣氣廠的日本技師曾於張市收復前逃往天津。後來經前在延安解放同盟的日本同志親往游說，才返張工作。

鄉村間已普遍成立農會，正盛行着清算，因為當局早決定減租，減租後多算的糧，佃戶們要地主吐出來。接受清算的地主與佃農間相安無事，照樣可以收租，不過為數較從前對分以上的高額要少些而已。

張家口區的八路軍已開始復員，為的是執行國共協議的整軍方案。八路軍士兵退伍出路多憑自決，老幹部要學工可送氣氣廠、煤礦等工場工作；要務農可解甲歸田。離隊前每人發給兩套新衣，足供半年吃用的糧票，返鄉士兵可持糧券向當地公倉兌現，沿途旅費亦由公家發給。同志們舉行數天晚會以示歡送，並提供就業經驗，臨行時照例大放爆竹，舉行熱烈而簡單的儀式，長官

也送到十里亭。青年士兵要讀書，一律分送各類學校肄業，學費全免。

新成立的華北聯合大學分三院：文學院、自然科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成仿吾代校長兼長社會科學院，沙可夫長文學院，艾青、丁玲等都在聯大任教，現全校有學生六百餘人，半由北平轉來，半由延安等地轉來。

聯大自然科學院儀器極缺，最近才由北平天津購到十幾大箱，但也多是簡單的東西，成仿吾說：今後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將鼓勵他們學自然科學，俾補足華北解放技術人才的缺乏。



得兩舉一

作奉公

：「長江滾滾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和「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大約也就是馮將軍看事情遠大的說明和對蔣先生萬事要放開手去作的諷刺吧。念完了這首詞，馮將軍像是交了卷，也像是怕記者又發問題似的，笑着站起來了。按馮將軍擬在國民大會後，即出國考察水利。據說蔣主席曾與馮將軍相約，願以十五年的功夫，共同負責修建長江水閘和黃河龍門上下水閘，免使各省再有水旱災荒。馮將軍赴美之行，或即是從事這個工作的準備。(年)

蔣主席到貴陽

忙煞官兒們

(本刊貴陽航訊)蔣主席此次來貴陽視察，幾乎使整個貴陽鬧得天翻地覆，行轅設在風景秀麗的黔靈山下，主席寢室用具都由新任建設廳長何輯五處借來，白枕白被，高貴樸素。貴州主席楊森，於主席未到期前，先派人禁止每家門前倒垃圾，又指令每店舖前種樹一棵，以待主席參觀綠化之貴陽。蔣主席到貴陽是休息來的，但是貴陽的官兒們和被官兒們指東差西的老百姓，可着實忙了一陣。

蔣主席是九日下午三時到的，十二日下午二時離去，貴州省揚主席為表示尊敬主席起見，特贈送大批禮物予隨從人員，計每人羅斯福呢軍裝二套、美國卡其布軍裝兩套、美軍外套一件、茅台酒四瓶、美國煙兩條，全部費用約計為三千萬元以上。

又此次主席離貴時，貴陽中央日報曾開了個使報社老板「啼笑皆非」的笑話。十三日中央日報新聞內有「蔣主席飛返陰都」一句。把「陪都」排成「陰都」了。等到發覺，報紙已發行多份無法收回，造成了「嚴重」錯誤。十四日該報日晚刊均登鄭重更正啟事，並說明將嚴懲排校人員，此為主席視察貴陽後的最後一個插曲。



韜奮先生在蘇北

愚公

給了他溫暖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寇在太平洋發動戰爭，香港首當其衝，香港文化人紛紛逃難，韜奮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吃了千辛萬苦，冒着許多危險，經過很長時間，走了不少彎路，才於一九四二年的冬天，進入蘇北解放區。到了蘇北，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一切都感到親切、溫暖，由於一路風霜，他顯得比以前蒼老多了，那時韜奮先生的所得不治之症——腦痛，已開始有了些象微，耳部經常劇痛，聽覺欠靈，大家對他的健康很關心，專門有僑醫生伴隨着他。但韜奮先生的精神是十分愉快的，他興奮地和許多來訪他的青年接談，他出席很多演講會，到處有成千百萬的青年在歡迎他；解放區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裏的民主生活和三三制。雖然到蘇北的時間很短促，他却非常注意搜集關於民主方面的材料，據說有十幾萬字。韜奮先生對那時候已經開始的整風運動，也非常感到興趣。假如不是敵寇嚴重的掃蕩威脅着他，使他不得不暫時躲避起來的話，那他可看到

的新蘇北的成績還要多。但是據他後來告訴朋友說：雖然逗留蘇北只有一個短時期，已够他對解放區有着無限的留戀。就是日後他病倒上海，而對一江之隔的蘇北，却無時無刻不「心嚮往之」。

面斥漢奸徐逆繼泰

一九四三年春天，敵人發動對蘇北進行大掃蕩前後，韜奮先生正還在那裏，有兩個關於偽軍、漢奸與先生的故事，值得一述。一個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蘇中區，韜奮先生剛到蘇北不久，大概因為當地報紙披露了關於韜奮先生到處演講的消息吧。不知怎麼，給附近一個敵僞據點內偽軍知道了。有一天，韜奮先生收到一封不具名的很奇特的信，內中大意，自稱是和平軍（偽軍），過去是「生活周刊」的讀者，一向對先生很崇拜，現聽說先生到蘇北來了，他們（指偽軍）都很興奮，目前他們對時局感到非常苦悶，意欲請韜奮先生替他們做一時事報告……結果韜奮先生當然是沒有去。另外一個故事發生在鹽阜區：那時敵僞正在那裏進行大掃蕩，韜奮先生

奮先生在一个著名的士紳家裏住着，自認爲「曲線救國」、實際上投敵的漢奸徐逆繼泰（現在又已搖身一變爲中央軍的什麼軍長了），跟着敵人鐵騎的後面，帶着一部烏合之衆（偽軍太太佔一半），在楊莊附近八灘鎮按下據點，當徐逆去拜訪那位著名士紳時候，也見到了韜奮先生（是士紳介紹的），徐逆這時還大發其「曲線救國」謬論，不承認投敵，並說是「迫不得已」，另有苦衷。當場遭到韜奮先生義正辭嚴的駁斥，最後韜奮先生還拒絕了徐逆繼泰的「保護」。其實那時候徐逆本人都要靠敵人保護，在八灘接下的據點，不上十天，就給新四軍和民兵打得連滾帶爬的狼狽逃走了。從這兩件事就可看出韜奮先生人格的偉大！

千百萬人民痛失先生

自先生逝世消息傳到蘇北後，識與不識，無不悲悼萬分，各地紛紛召開追悼大會，蘇中區亦特開會追悼，鹽阜區除開會追悼外，並出版追悼特刊，蘇中區把一個書店改名爲韜奮書店來紀念他，最近蘇中新華書店還擬印行韜奮先生的各種遺作。總之，韜奮先生雖死，但他的精神却永遠留在蘇北千百萬人民的心中。

x x x x x



每周劇影評介

老觀衆

話劇

這一週有兩個新戲上演：洪深的「鷄鳴早看天」，曹禺的「雷雨」。新美劇藝社演出，吳天導演。這本戲洪教授開始寫於勝利之前，而完全於勝利之後。多少的已經反映了勝利前後的大後方人民心理，作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民主作風」，這個主題值得推薦。演員就上海原有的「明星價值」來看，相當整齊，演得也相當賣力，祇是導演似乎沒有多用工夫，流水賬似的發展，不能集中幾個重要的地方加以發揚以致有許多場子太慢太「瘟」。就全個戲來看，依舊不失為值得一看的中上之選。

「雷雨」是一齣舊戲，但是老戲新排，由「八塊頭牌」演員演出，就此點而論，值得一看。

「苦幹」的「埋頭苦幹」和卡爾登的「四姊妹」均在續演中。無榮無辱。

二十五日起，「上藝」在「光華」獻演「陞官圖」，這齣喜劇作家與喜劇導演初次合作的「諷刺劇」，各方頗為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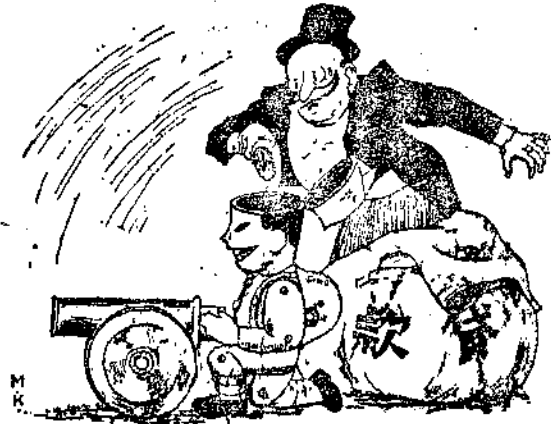
電影

「大光明」的「馬革裹尸」根據小說「他們穿着皮鞋而死」改編，描寫和歌頌一位英雄主義的「內戰」英雄，當然離不了美人和戀愛這一套，演出平平。

「美琪」的「南京」的「莎樂美」並非歌劇「莎樂美」，而是一部歷史歌舞片，除葉鳳黛卡洛的美貌與歌舞外，故事導演均無足觀。

本週值得一看的新片，倒是「大上海」的「綠窗豔影」，和「上海」的蘇聯片「紅豆青鳥」。

「威爾遜總統」在國泰續演中。



米谷作



重慶劇壇三跪

田氏

不久前在光華上演的「戲劇春秋」里面，有張憲揆下跪的場面，這是確有其事的事實，事情出在重慶。

中華劇藝社在中國藝術劇社沒有成立以前，是唯一的民間劇團，應雲衛任理事長。有一次社里排夏衍改編的「復活」，由陳鯉庭導演。上演的那天，因道中導演規定需要的一床俄國毛毯，因重慶一時無法尋覓，應就請導演馬虎一點，陳氏堅持不肯，表示如不能辦到，今晚堅不准開幕。那時，中藝負債累累，並且，時間已近黃昏，前台賣票早已開始，如頭一天就退票，一定會影響到以後的買座。於是應只有再三懇求，陳表示如一定要開幕，那他一定到台上說明這齣戲不是他排的。弄得應氏無法應付，只好自己打了自己兩個嘴巴，朝着陳氏撲通一聲的跪了下去。雖然，這一下把陳鯉庭氣走了，嚇跑了，可是應却平安的開了幕。

應雲衛這一跪不打緊，旁人也照樣效法。隔了不久，「中青」演郭沫若的「金風剪玉衣」，由馬彥祥導演並兼演主角夏定淳。那時，馬彥祥是

「中青」社長，因為和鳳子在復且有同學之誼，所以特約她演夏定淳的表妹。事前鳳子曾一再表示恐因自己私事，不能演完，要馬氏事先找人頂替。馬彥祥以為只要戲一上台，不怕鳳子不演完，於是一拖再拖。鳳子給了馬氏一封信，催促他找人頂替。馬彥祥見鳳子態度堅決，於是搬了×××和陽翰笙兩位到了後台，×××老看見鳳子，不問青紅皂白，就撲通跪到地板上，連連要鳳子繼續演下去，弄得鳳子奇窘不堪。這一着的確使鳳子為難，以為馬彥祥故意和她開玩笑，所以第二天決定不來上台，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叫做「後台的險冷暗」的文章，歷述馬氏罪狀。事情被洪深教授知道了，從北碚趕到後台，當眾責備馬彥祥，並要馬氏和他聯名登報向鳳子道歉。因為洪深是他們兩人的老師，又是這個戲的掛名導演，他覺得私人實在對不住鳳子。這件事到現鳳子提起來，她還恨恨不止呢！

勝利以前不久，重慶劇壇上來了「股道流」，「凱」字輩劇團如雨後春

(下接八十九頁)



延安的市容

默泉

有一位詩人描寫延安的自然環境：

「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河邊的流螢；青風吹過了坦平的原野，羣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

實際上延安的市容並不像這位詩人描寫的那麼美觀。首先，是它那所舊城，自從一九三九年敵機幾次轟炸以後，真正只剩下瓦礫，連一塊完整的磚瓦也沒有。城的一半就建在平地上，另一半則包圍了半邊山頭，假如你只是抬頭看那掛在山頭的一半，還能有些雄偉的感覺，但低頭平視一下，則只見是一個破爛的土圍。整個城裏，只剩下個機關——保安處，雖有一些平房，主要的還是靠着山上鑿成的窑洞。

在城南五里有一個新市場，這是在敵人轟炸以後重新建築的，到現在雖差不多已與原來的城相接，但中間還不免有斷斷續續的地方，二層或三層

的房屋，雖在日日加多，終不過如鳳毛麟角。

在城的北面，有一條北門街，許多房子，都是劃一地新近才建築起來，雖也有幾家較為漂亮的商店，要多半房屋不但是土牆，而且是土頂。

全市最摩登商店，要算婦女合作社，它不僅有一所三層樓的房屋，而且有着較為現代廣告性的陳設，然而也只洋化了半年，經過股東大會的檢討，認為多少有些脫離羣衆，這便又把洋化的程度減低了。

有不少商店和合作社，雖有寬至五間或七間的門面，也添置了玻璃的櫥窗與貨架，却仍然沒有除去農村都市的本色。

至於中共許多機關，除邊區政府、交際處等極少數的是在新市場的附近。其餘大部分都是在北街傍着延河兩岸的山邊，最漂亮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一所不大的禮堂，全部是磚與石頭的建築，他沒

有其他所有禮堂中礙眼的木柱，而是用磚砌的拱棚。另有一座辦公廳，是石造的平頂的樓房。其次便要數到交際處，但也只有一個洋式的會客廳。

這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雖不是全貌，却已大概劃了一個輪廓。國際間赫赫的聖人如馬歇爾、赫爾利都會飛到過那裏。這不是「有礙觀瞻」嗎？但中共却似並不在乎這些。但他們對市容的整頓是作了另一些事情。

到過延安的人，都很驚奇，已經沒有一個乞丐，也沒有一個妓女，更沒縮在弄堂裏抽白面的鴉片。他們處理這些有關市容的問題，並不是依靠着警棍，也不是把妓女的執照多發或少發幾張，也不是將烟民登記起來，收上一些捐稅。主要乃是依靠人民的生活的真正改善。

在延安初建市的時候，二流子（即流氓地痞也包括娼妓）多至五千多個，現在却都已經用各種方法將他們改過

來了。

在延安似不曾看見有滑道夫，但黃土的馬路却經常保持着清潔。每家門口都擺着一口水缸，經常在馬路上撒水，使灰塵不致揚起。全市只有兩個警察，但卻沒有人隨便在街上堆置垃圾，也沒有人隨便傾倒污水。偶爾有人在河邊丟棄一付羊腸，或一隻死狗，保準第二天「解放日報」上，就有人投書要求市民們注意清潔衛生。聖馬賽因提倡生產的原因，幾乎一拉下來，就被拾走了。

延安的醫藥衛生政策，是預防重於治療，每當春夏之交，衛生機關到處貼上公告，無論何人打一隻老鼠都可送到衛生機關去取得一百元獎金，蒼蠅每兩亦可賣到二百元。每逢夏天，都有衛生的檢查和競賽，從環境衛生到飲食衛生，壞的批評好的獎勵。說起來幾乎是種神話，在延安各機關有許多大的食堂，（特別是中央黨校的各部和延安大學，每一個食堂都多至六七百到一千人），都做到一個蒼蠅沒有。除蠅辦法是全部窗子都用紗布，再在進出口地方裝上暗道，使

蒼蠅飛不進來。去年一個夏天，黨校二部七百餘人中患腸炎的只有七個，這成績不能不說是驚人的。的確，依照延安醫藥困難的情形，如果不從消極中想出了積極的辦法，也許瘟疫就會撲滅延安的。延安是一個缺乏樹木的地方，又沒有外國人栽好的梧桐可以搬種，但政府號召各機關部隊老百姓大家種樹，種活得多的便可得獎，因此延河兩岸也便逐漸綠葉成陰，在去年更有大衆林園的創造。

政府在收復區接收城市中，第一樣事情便是市容的整頓。而且據說作得比任何事情都有成績。在南京最近爲了整頓市容，一連下了三道拆除房屋的命令。據說：南京的市容，的確應該整頓。不過市容問題的要害，似應該是八年來堆積如山的垃圾、不能流水的陰溝，與令人窒息的穢水和便溺。然而，警察却「睜着兩隻大眼，巴巴地看着有人在要路口上大小便」（見十五日文匯報：市容在南京）。如果以這種情形與延安相比，那就完全兩樣了。

x x x